



我是一名透析護理師 2.0

新竹安慎診所 林俞君 護理師

我是一名透析護理師，這是我出社會之後的第一份工作，工作之後更能深刻體會到光陰似箭歲月如梭，目前在洗腎室裡奔波即將邁入第七年，在單位的班表上是個不上不下的存在，是夾心餅乾的中間層。記得幾年前帶著初心踏入洗腎室的我，深知這是一個需要具備專業知識和責任感的工作，在需要依賴透析治療的病人身邊，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各種角色。

透析護理師的一天，就是在天色微亮時，強迫睡眠惺忪的自己睜開眼睛，打起精神上班去，一到單位接踵而來的是熟悉到不行的開機、裝管，身上的肌肉跟肥肉已經養成了種種記憶，他們各司其職的與我一同展開一整天的奮鬥。

而今天中生代迎來的新挑戰是帶學妹，幾天前護理長說有新人要給我帶，我拒絕了好多次，感覺自己還不夠格可以帶學妹，一方面覺得自己還不夠資深，一方面覺得自己上班都自顧不暇了，怎麼可能帶學妹，但更多的是怕誤人子弟，不過護理長沒有給我選擇權，並且說會全力幫忙與協助，但對我來說把自己會的東西，去教會另一個人，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；加上我的個性比較內向一些，認識一個新的人，都需要花一點時間，而身為學姐除了要把透析知識跟技術教會以外，還需要時時刻刻都照顧到學妹的所有狀態，真的很不容易；慶幸自己遇到學習速度很快的學妹，個性也活潑大方，能和腎友順利交談，雖然我們一個急驚風、一個慢郎中，我時常會對她說慢一點、先求穩再求快，不能確定我的教學方式到底適不適



合，但也是盡心盡力的帶了她兩個月，兩個月後我放手了、她獨立了，現在也成為了我工作上的神隊友，感謝緣份讓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學妹遇見了她。

不過當然也有工作不那麼順遂的時候，有時候遇到胡攪蠻纏的病人時，覺得自己很像幼兒園老師，陪著、哄著、教導著；有時候遇到踢皮球的家屬時，覺得自己很像托老所的照服員，給予所有生理及照護需求；有時候遇到情緒低落的腎友時，覺得自己像心理師，靜靜的陪伴著、傾聽著；身為透析護理師除了可能身兼多職外，需要時還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，電視壞了、耳機沒聲音、棉被髒了、地板濕了，全都找護理師，偶爾都有種自己在五星級飯店上班，是高級服務人員的錯覺。但有時候想一想，長期的血液透析，

會對腎友們的生活品質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，所以他們的身心理壓力應該也是不小，情緒方面自然不是那麼好，雖然有時他們變得無理取鬧、予取予求，都會讓人有些氣憤，但有時候轉念一想，透析病人是我們生命中的過客，只會互相陪伴一段時間，不需要跟他們太計較或是生氣，或許在他們的生命中，每位透析護理師能陪伴他們的時間，也是有長有短，而在這段工作時間內，病人可以是我們的老師，也可以是我們的忘年之交，維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相處著，似乎也還不錯。

然而這份血液透析的工作，是個需要長時間，且高度集中的工作，在長期缺工的護理環境下，時間久了我們也會身心俱疲，上班時會因為太高的護病比，且追求又快又好，使我們分身乏術，有時我們會變得像機器人，按部就班又快速準確的完成手邊所有工作，某天也因為腎友一句關心的話語，彷彿在善意的提醒著我，別忘了身而為人的溫度。記得曾經有腎友問過我，護理師看著腎友一個個離開人世，不會很不陽光嗎？我告訴他其實學會轉換心態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我們是人、不是神，生命就是如此，明天跟無常不能確定哪一個先到來，所以更要珍惜當下；但實際上其實我們也是人，也會有感情跟情緒，只是站在專業的角度，必須學會冷靜面對。這讓我想到某位給我感觸很深的腎友，他以前是學校的合唱團老師，正好跟我的興趣不謀而合，記得幾年前剛進洗腎室時，我們都還會正常聊天，分享最近又聽到什麼好聽的曲子，合唱團又有什麼新活動；而現在的他到洗腎室，只剩下睡覺休息或是喊痛，偶爾趁他清醒的時候，還能跟他聊上幾句，看著他的身體每況愈下，聽著他的話語間失去對生活的希望，我內心也是感慨萬分，跟他聊了幾句他或許會燃起興趣的話題，期望能給他一點點

溫暖，或是一點點活著的希望，雖然那天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好事，而這天過後應該也只有我會記得，今天我們說了什麼，當天透析結束後，他不斷地對我說謝謝的聲音，直到晚上仍在我耳邊迴盪著，心裡酸酸的，卻又暖暖的感覺，會一直被我留在心中。

我是一名透析護理師，這是我出社會之後的第一份工作，雖然比上不如資深美少女，比下不如資淺青少女，但夾心餅乾的中間層，也是別有一番風味的，慶幸所在單位的氣氛和樂融融，在神隊友及好同事們的互助合作下，工作順暢了不少；未來也期許自己能在病人與醫療團隊成員之間，搭起良好的溝通橋樑，也希望腎友們能多一點點耐心與同理心、互相體諒，期望能一直與腎友們和平相處，並保持良好的護病關係，相信在大家的協助下，會讓這個工作環境變得更加友善，社會也會變得更加溫暖。